

筆記小說叢書

王鴻猷編著



南樓隨筆

新文化書社印行

筆記小說叢書

王鴻猷編著



南樓隨筆

新文化書社印行

所 版
有 權

版出月三年四二

點 標 式 新

筆 隨 樓 南

冊 一 裝 洋

分 五 角 四 價 定

獸 鴻 王 者 著 編
銘 何 者 閱 校
社 書 化 文 新 者 版 出
路 馬 四 海 上
社 書 化 文 新 者 行 發

售 代 有 均 局 書 大 各 埠 各 省 各

說 小 舊 種 各 點 標 式 新

五虎平南	五虎平四	四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說唐全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夢	紅樓夢	蕩寇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案	濟公案	彭公案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六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定價六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三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三元六角

南樓隨筆目錄

韓人詩

陳散原

鄭海藏

秋感詩

譚嗣同

楊杏佛

王揖唐

聯句

性急與性緩

惡作劇

吳仲穆

吳北山

移用古文

鄉居詩

論詩

折字對

斷句

理髮

青年詩

盧冀野

馬漢聲

新婚聯

中秋歌

伊藤博文

故鄉吟

褚民誼

何淡如

陳子言

文人無行

嚴獨鶴

五百年

奇詩

因禍得福

王蔭南

胡鶴千

山河水飄絮

新舊分野

度量衡

汪精衛

胡漢民

詩鐘

盧幼全

上下口

王子翔

豔情詩

言文正公

美人圖

凌實符

絕對

毛童生

劉潘二公

儵媳聯

蒙古古軍歌

我不是外行

姓氏爭長

贈妓聯

吟癖

你我詩

吾鄉兩才女

黎明暉

風流焰口

五等半

女兒行

和詩

家居詩

貪污

李鴻章

李經方

劉壯肅

朱璽邨

奇巧對聯

兩種人材

林嗽谷

陳石遺

石遺詩

柳亞子

寇英傑

寶塔對

刻薄語

清詩

樊樊山

樊山詞

劉半農

蔣夢麟

守歲詩

奚度青

鄧子榮

別母詩

陳弼庵

王景歧

張恨水

韓復榘

章衣萍

咏物詩

考場趣聞

徐樹錚

奇僧

程黯秋

王陸一

醫術

酸梅湯

了然先生

楊妃詩

黃金

摘句圖

客恨詩

一竅不通

賀聯

領袖慾

小眼

棒錘秤鈎

胡適之

吳門雜咏

民歌

自輓聯

張敬堯

東西南北

黃廬隱

出語

名聯

黃公度

康有爲

梁起超

郭望溪

詞

泰山詩

黃郛言論

金陵雜咏

女子詩

傲骨嶙峋

模稜文字

某主司之幽默

老調翻新

眞性情

高壽恆

女子輓聯

出路

吳稚暉

拚命著書

麗句

莫愁湖

輓聯

戀愛新解

改革漢字

姬素英

孫起山

錢牧齋

詞

分部製造

熱度

蘇格拉底

和尚頭

閩詩人

婦女忌諱

佛廟聯

值幾文錢

陶廬詩

青島離咏

新詩

習慣語

論語新注

當代之英雄

張文端公

張默君

文虎

幽默

某女史詩

桌椅橫飛

小題大作

曹穰衡

袁吳二氏

逸塘詩

疊字聯

駢文律詩

有子萬事足

私語

夫婦爭長

諧詩

杜麗雲

抗日聯語

呂習恆

章孤桐

患疝氣

改唐詩

訴冤

夢遊泰山

二郎神廟門記

妙文

甲乙問答

鄭板橋

劉麟生

淚落櫻紅

寫景詩

下部

某縣長

林森

文言和語體

蘇曼殊

馮煥章

盧濯清

林庚白

徐紹敷

郎孟孚

興益

日租界

查江塘

方言

虎頭蛇尾

南橋隨筆目錄

項羽

某僧

學校考試

張恨水詩

徵聯

太平天國

名人趣事

恩克巴圖

題壁詩

賀聯續誌

宗子威

誤解

得兒有賦

伊

冒鶴亭

子成詩

梅蘭芳

郁達夫詩

新式標點 南樓隨筆

王鴻猷編著

韓人詩

朝鮮本爲我國附屬國，中日一戰，我方慘敗，日乃據朝鮮爲己有，並施用殘酷手段，限制其婚姻，迫令兒童改習日本語言文字，稍有不遂，卽遭毒殺。論者謂數十年後，不特韓國文字消滅無存，卽其人種亦將淘汰盡矣。韓人中不乏愛國志士，前者如伊藤博文之受刺，後者如白川重光之被炸，均爲韓人復興歷史上最光榮之一頁。惜乎收效甚微，終不足以寒敵膽。前讀韓人某君詩云：「欲哭不堪哭，欲行不忍行，乾坤雙淚眼，無處覓秦庭。」亡國慘狀，言之酸鼻。

陳散原

義甯陳散原（三立）吏部，詩名震海內，與閩縣鄭孝胥並駕齊驅，號稱東南陳鄭。散原集中多靖廬詩，靖廬者，爲其先人忠丞公墓廬也。靖廬謁墓云：「天乎有此廬，我拂蒼松入，壁色映斜陽，照照孤兒泣，貧是吾家物，甯敢失墜；江南可憐月，遂爲兒所私。」又云：「子孫身外物，今古墓旁人。」蒼涼沉痛，有如三峽猿啼。盧幼全先生謂其深於情，故恆爲孺子哭，確是定評。又過西山寫道旁風物云：「蕭蕭寒日照山崗，衰草飛蓬更一鄉，繞屋畚煙幻，蟬蛩齧橋溪水應宮商，眼明牛迹穿紅樹，腸斷鴉雛噪白楊，過將郵亭羹糝滑，路人弛担話先皇。」老練遒勁，卓然成家。

秋感詩

有署名定生者，作秋感二律，載之某刊，極悲感感慨。其一云：「菡萏含光次第開，暮雲深處好樓台；半規新月船雙槳，十里平山酒一杯。國有奇冤羞續史，時當未造敢言才；等閒且盡昇平樂，急管繁弦聽幾回。」其二云：「不向神京奏凱歌，輶車空自走山河。憂時競說和戎好，聚鐵由來鑄錯多。飯熟黃梁醒官夢，燈挑紅豆鍊詩魔。夜來長板橋邊立，蘆荻蕭蕭未忍過。」余雅喜誦之，愛不忍釋。前袁簡齋路過旅店，見壁間題有詩云：「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輸與成都賣卜人。」下署名「簞村」。袁讀之狂喜，惟苦不識其人，隨步一律於後，有「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今者余與「定生」，亦有此感，不知他日地北天南，能相逢道路否？

譚嗣同

瀏陽譚復生（嗣同）少年英俊，頭腦清新。某年入都朝覲，奏對稱旨，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綿竹楊銳、侯官林旭、富縣劉光第同參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後與康梁鼓吹新法，見嫉於西后，被逮棄世。就義之日，年甫三十有三。一時朝野震動，輿論惜之。著有莽蒼齋詩稿，佳句如「黃水挾林喧樹杪，青山勸酒落樽前」、「雲隨一聲出林杪，窗放羣山到榻前」。俱自出心裁，不落前人窠臼。

楊杏佛

今之特等要人，往來各處，感於舟車滯漫，多改乘飛機。蔣介石之可塞機，張漢卿之福特機，吾人俱於報端數數見之。已故中委楊杏佛（銓）初乘飛機，有詩紀之云：「摩天久苦無雙翼，逐日居然御大風。城郭真成沙上蹟，人民原是可憐虫。何須化鶴傷千古，已見微塵幻太空。若使虛無得長住，人間應不歎途窮。」題咏一新，開古今

創例。又楊氏鼻頭甚隆，每作呼聲。胡適之嘲以詩云：「鼻子人人有，惟君大得兇；平頭一寶塔，倒掛兩煙窗；觀嘴全無用，聞香大有功；江南一鼻涕，江北雨濛濛。」亦名人趣事也。

王揖唐

合肥王逸塘（揖唐）太史，清末治軍吉林，人民國後，迭任中樞要職，並一度出長皖政。段芝老倦勤下野，王亦聯袂去職，息影津門。日惟遨遊山水，與朋儕傳箋聯句以爲樂。著有今傳是樓詩話，已刊行市面。君詩亦清言見骨，直逼放翁。書感云：「世間何物抵田家，箕坐松陰自煮茶；稚子哦詩娛永晝，山妻把酒醉流霞；柴門香稻常臨水，老屋芸籤遍插牙；如此安排吾願足，人生由命底須嗟。」樸實無華，頗有蕭然自得之意。又海濱得句云：「年來髀肉生如許，賃得邯鄲當馬騎。」失馬方知驢背穩，海天遼闊勝西湖。」俱爲友人傳誦。又答友云：「縱化虫沙猶是却，只餘風月不堪談。」緬懷時世，感喟無窮。詠史云：「稷下羣言執折衷，祖龍一炬燭天紅；焚書若果論功罪，也值刪書一半功。」與鄭板橋「秦始皇燒書，孔子亦燒書」論調相似。又好以新名詞入詩，不嫌生俗。嘗語人云：「與其泥古而失真，毋甯自我而作古。」議論極新穎。

聯句

前日偕當地友人楊君，冒雪遊大明湖，船泊張公祠，上岸小憩。楊君曰：「張公祠，卽前本省督撫張曜也。聞張公在督撫時代，一日，束邀學使及藩臬兩司，至府賞雪，並卽席聯句，以誌勝事。張首唱云：『紛紛大雪空中舞，』藩司繼之云：『遍地銀花如種土。』再次至臬司應云：『灰麵堆滿不吃山。』（膠東有不其山，臬司爲軍功出身，說其作吃，以爲雪如灰麵，而不能吃也。）最後至學使嘲之云：『漿子糊滿濟南府。』余笑曰：『本日適值飛雪，

此地又爲張公祠，君所言，何巧合如是。倘張公有知，定有今昔之感矣！

性急與性緩

某君性最急，與人交語，不假思索，輒衝口而出。一日，其父病危，羣醫束手。某君一再央某醫療治，某醫堅拒。某君急曰：「請將死馬，權當活馬醫。」又遽爾白某任撫甯縣令時，曾拘一巨盜，盜狡展不承，且語涉挺撞。白大怒，擊案爲誓曰：「我若斃不了你，我是你養的。」又某君赴友人宴席間，有海參一菜。某君以箸夾之，因質滑，堅不上筯。某君惱羞成怒，大聲罵曰：「你是條活龍，我也要把你吃了。」以上三則，可爲性急者之笑史。又某君著新鞋一雙，其友李君詞「購價幾何？」某君徐徐伸一左腳出曰：「四角五分。」李君躍然曰：「同一鞋也，爲何我貴而君賤？」言際，某君又徐徐伸一右腳出曰：「此隻也是四角五分。」又應諸錄載于君與友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於火，甚熾。于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徐致詞云：「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聆君書與正濃，恐激君怒，若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我兄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復謙謙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遂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以過半。以上二則，可充性緩者之趣聞。

惡作劇

相傳某相國生辰，有名士贈扇一方，文曰：「真真老烏龜。」衆俱駭然。某相國亦大發雷霆，急召其人至，命當衆解釋。某名士從容曰：「此乃省語，何獨無人領會？」隨執筆於每字下，添續若干，讀之，乃真真宰相，老老忠臣，烏紗蓋頂，龜鳳麒麟。衆轉齊聲稱頌。又某太夫人生辰，某名士撰祝嘏詩，首句云：「這個婆娘不是人。」衆俱失色。及讀第二句云：「九天仙女下凡塵。」心始稍釋。三句云：「生個兒子去作賊。」衆復愕然。接讀第四句云：「偷

下蟠桃壽母親。」又爲之歎賞不置。

吳仲穆

「細雨斜風崇禮門，不愁風雨滿層城；降王底事還行酒，鈞黨翻勞苦用兵；天寶君臣忘耐穆，昇平國亡心死真堪痛，獨有銅山淚暗傾。」乃吾鄉吳仲穆渡高麗題其先大父武壯祠詩也。仲穆爲北山（保初）之嗣子，武壯（長慶）之文孫，年少多才，頗爲哀項城所器重，惜因喉疾爲庸醫所誤，中道輪摧士林同悼。聞老輩言：「武壯曩駐節浦口，輕裘緩帶，酷似晉人羊叔子。平日愛才如渴，坐上嘗滿。南通張季直，泰興朱曼君，項城袁世凱，均歸附門下，幕府之盛，除湘鄉而往，恐無出其右者。」追懷前哲，足令後生神往。

吳北山

北山爲武壯之次子，幼年走馬京華，與陳散原、丁惠康諸人遊，爲當時四大公子之一。後以蔭補刑部主事，因某一獄與尙書剛毅返復爭論，相持不下，至擲筊於地，自禡公服出署去。既棄官，益縱情詩酒，徜徉京滬，狂放以終。某年入都，留別滬濱云：「被髮佯狂空爾爲，此生此世痛堪悲；明朝無那金門去，如此江湖却付誰。」又某年以言事獲譴，自題批鱗草後云：「悻悻人間小丈夫，憤來直欲欲珊瑚；誰爲天下奇男子，臣本高陽舊酒徒；正則懷沙終爲楚子胥，扶目欲匡吳何堪；更作衰時賦，蕭瑟江關淚已枯。」憤憤之氣，溢於言表。又郊居詩云：「脫去塵韞燕趙間，又隨沮溺鹿盧班；荒村寂寂少人過，自起開門看雪山。」意境孤冷，有如其人。北山中年納有彭嬌（爲上海名妓，原名金菊仙），王姓兩姬，後以窮不能給，卒下堂求去。揚州方大地有輓北山聯云：「心死已多年，地北天南總鬱鬱；魂歸有何處，燭紅娃紫太匆匆。」最爲沉痛貼切。北山有二女，弱男亞男，畢業日本學校，弱男

後歸名流章士釗，（行嚴）唱隨極篇。乃翁九泉有知，得此佳壻，當可瞑目。

移用古文

前人戲移古詩「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作新夫婦調情語，設譬極爲天成。近又有友人王君，新婚甫畢，朋儕戲語曰：「箇中滋味，何妨見告。」王性固灑脫，兼善談諧，卽曰：「言亦無妨，請洗耳恭聽。」隨大聲節讀王右軍蘭亭序曰：「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衆俱鼓掌曰：「君誠樂不可支矣。」王笑曰：「毋躁，請畢吾辭。」又繼續讀云：「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閑坐聞之，無不叫絕。前人移用古詩，今人移用古文，心思之巧，可謂無獨有偶。

鄉居詩

曩讀某君鄉居詩：「江村黃葉飛，猶掩蕭齋臥。時有捕魚人，櫓聲窗外過。」喜其一塵不染，處境清幽。近讀吾鄉盧厚甫初冬卽景詩云：「疎柳兩三行，寒鴉自來往。荒塘水不流，風約殘冰響。」與前詩意境相埒，是均能得靜中真趣者。

論詩

今之論詩，多曰唐詩味厚，有如濃酒；宋詩味薄，有如淡水。降至清代，則競趨辭之雕琢，愈之機巧，嚼之如敗絮滿口，而不知其味矣。余曰：「此真門戶之見，非持平之論也。試將宋之陸放翁一憶昔征西鬢未霜，拾遺陳迹弔微

茫蜀江春水千帆落，禹廟空山百草香。馬影斜陽經劍閣，櫓聲清曉下瞿塘。酒徒雲散無消息，獨自憑欄淚數行。
「一律及清之嚴海珊」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餐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一律置之唐人集中，有何分別。總之詩人貴有沖淡之懷，性靈之作，固不必辨高下，分唐宋也。余前清詩，得有數首，最愜人意。其一云：『櫓頭艇子送生瀝，來往若溪與若耶。手把一竿春又老，釣絲牽上野桃花。』其二云：『欲雨不雨江上霞，青帘茅屋酒人家。長年擱漿不歸去，淡月一叢蘆葦花。』其三云：『一溪新水漲前汀，照見峯巒處處青。香餌自香魚不餌，釣竿只許立蜻蛉。』其四云：『鎮日呼僮泛小艇，終朝停泊釣魚缸。垂綸怕認波中影，弄笛猶工酒後腔。明月照殘楊柳岸，西風餐飽荻蘆江。杳然流水空千古，夢冷桃源鬢白雙。』又吾鄉張聽史前輩有湖上詩云：『我思湖上作漁家，窄窄蒲帆短短槳。好是魚肥三月半，一竿春水釣桃花。』情懷沖淡，滿載性靈，讀之令人悠然意遠。不特宋人無此雋永，即唐之王孟亦恐無此清高，是於唐宋之外，另有一付筆墨，固未容吾人忽視也。」

折字對

前人好作折字對，互爭奇勝。如「謝靈運抽身就討，吳汝綸倒口即吞。」「棗棘爲薪，截斷分開成四束；閨門起屋，移多補少作兩間。」「半夜生孩子，子亥二時難定；百年匹配，己酉兩命相當。」「里中田上土何下，岩畔石低山自高。」「潘氏世家，有水有耕兼有米；何門巨族，添人添口又添丁。」「議論吞天口，功名志士心。」「人曾爲僧，人弗可以爲佛；女卑爲婢，女又可以爲奴。」「呂先生品簫，須添一口；謝狀元射策，何吝片言。」「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學正不正，諸生皆以爲歪；相公言公，百姓自然無訟。」「因火成烟，若不撇開終受苦；隱病爲癰，入能回頭便成人。」「日出東，月出西，天上生成明字；子居右，女居左，世間配定好人。」「奴

手爲拏，以後莫拏奴手；人言爲信，從今休信人言。」鳥入風中，啣出虫而作鳳，馬來蘆畔，吃盡草以爲驢。」有約不來過夜半，奴心怒，閒看兒童捉柳花，合手拿。」四口同圖，內口皆從外口管，五人共傘，小人全仗大人遮。」窮年躬身穴下，閨月王在門中。」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一人爲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弓長張金槍，琴瑟琵琶八大王，單戈斥戰，木子李，火包包，魍魎魍魎四小鬼，合手去拿。」離奇變化，俱見匠心。

斷句

近讀陳子言所編皖雅初集，得廬邑先轡斷句若干，吉光片羽，彌可珍貴。江龍門大令潼關詩云：「四塞山河三輔壯，九秋風雨二陵多。」吳量才有感云：「黃土美人猶有墓，（指邑西之小喬墓）朱門豪俠已無家。」金亦漁秋興云：「試問潯陽今夜月，風流誰繼白江洲。」凌雲卿進士題陶女士遺集云：「痛哭小姑成絕調，女郎管節奪銅琶。」王梧崗「湖上春風團柳絮，山中流水養桃花。」王桐圃「雁淚聲寒霜有信，梅花影瘦月無痕。」陳對池「桃花水驛風千里，楊柳旗亭月一梭。」李金相「青絲玉勒尋芳草，紅粉朱樓醉杏花。」特錄之，以告當世，藉知荒城小邑，不乏雅士騷人也。

理髮

余每月理髮一次，尙嫌繁瑣。及見朋儕年齒長於余者，每月三次剪髮，十次梳髮，猶感不足。問其故，則曰：「君乃二十許人，當不計此。若再過廿年，此中奧妙，君當自知。」余尋思良久，恍有所悟。乃疾成一力挽青春，勤剪髮，緊俏紅粉，慢留鬚。」一聯反詰之曰：「得毋指此否？」某君大笑曰：「此意古人從未道過，今爲君輕輕戳破矣。」

青年詩

民十三，余就讀金陵鍾英中校，有同班生丘良鈺、潘克倭兩君者，年不過十三四，俱富有詩才。丘君聞家鄉匪亂，有感云：「年荒世亂穀空倉，骨肉飄蓬各一方，憔悴石城年少客，家書字字淚行行。」潘君思鄉一絕云：「枕上思鄉夢不成，無情風雨一聲聲，聯床雖有相知者，談到家園暗自驚。」

盧冀野

吾師盧冀野先生，年甫三十，丰采麗都，工詩蓄曲，瓣香長州吳瞿安（梅）先生。尤擅長新詩，每詩俱由音樂家代爲製譜，可鼓瑟而歌。著有春雨集，郭沫若、梁實秋、李石岑諸文豪，俱親加評題，推崇備至。惜原集不在行篋，僅記其舊詩二章。其一云：「春去王孫夢老，春來暮雨瀟瀟，七十二橋芳草情，魂此日誰招。」其二云：「掌中幾醉白雲杯，得月樓台打掃開，一夜鶉聲花落後，隔簾煙雨渡江來。」聞先生近年主講各大學，著書甚夥，已成者有中國戲劇概論、詞選、小疏筆談等書。

馬漢聲

襄理鍾英校務馬漢聲先生，集王次回句云：「風情退減久無時，忍遣丹心妾自知，閱世已知寒暖變，百般遷就順人時。」詞哀而婉，頗爲冀野先生所稱讚。

• 新婚聯

華安月刊載某君撰贈新夫婦聯云：「全體共和，中央解決，雙方運動，一致進行。」又某君集四書句作賀聯云：「始作，鞠躬如也，入公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赧赧焉，強而後可，已後，美目盼兮，策其馬，油然作雲，沛然作雨，洋洋。」

洋乎，欲罷不能。」兩聯，借題發揮，俱有神理。又某校數學系，男女二生舉行婚禮，其友賀以聯云：「作垂線，過切點，抵圓中心；解括弧，劈因數，得新分子。」用數學名辭，撰成聯語，意極貼切。

中秋歌

前見某君，作中秋節歌，極風流悲壯。歌云：「中秋節，客中過，眼底新愁，心頭舊恨，一番冥想，同上心窩；三十年華如夢裏，萬千情緒，空作悲歌，紅癡綠醉都成幻，玉輦香溫奈若何；衡玠形銷，安仁鬢白，不是當年張緒風流；休提起，廣寒宮殿，姮娥寂寞，淚婆娑，舉頭看，碧月侵銀河。」以意度之，某君迫亦傷心人，別有懷抱耶！

伊藤博文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人佔領三省不足，復侵佔熱河，窺襲平津，開黃河以北諸地，已圈入日本預定之版圖，野心自是不小。此次塘沽協約簽訂，彼僅佔據東北一隅，當未能十足甘心。猶憶中日之戰，我師敗績，清庭派李鴻章赴馬關，與日總理伊藤博文議和，伊要挾簽訂和約，須由我國即日交割台灣。李以手續繁重，需兩月移讓。伊固執不允，李曰：「肉已到口，何患遽乃爾？」伊曰：「未能咽下，餓甚。」不料伊氏之語，數十年後，意義嶄新，猶不啻爲今日日人寫照也。

故鄉吟

余家居馬槽山麓，有林泉之美，無車馬之喧，萬山高插，一水低迴。每逢春秋佳日，或持觴把盞，醉東閣之黃花；或執筆題箋，賞西山之紅葉。落英萬片，風光不亞桃源；新月一鉤，景色無殊桂府。民十七，余僕被他鄉路遙千里，添